宋東京考

宋東京考卷之四

嘉興石鑑周　城緝

三省

中書省

按文獻通考中書省在左掖門外西面北廊宰相之所涖稱東府馬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行臺諫章疏群臣奏請興創改革及中外無法式事應取旨者凡除省臺寺監長貳以下及侍從職事官外任監司節鎮知州軍通判武臣邊郡横行以上除授皆掌之

新舊官制論　國朝以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為宰相乾德二年始置參政為宰相副貳初以薛居正呂餘慶為之宰相所居省謂之中書門下國政所出焉

燕翼詒謀錄　乾德二年太祖已相趙普慮其專權將擇官以為副而難其名稱召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有何官穀以唐有參知政事參知機務對乃命薛居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視事殿庭別設甎位於宰相後勑尾書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半之曾不思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僕射若內史若納

言若參預朝政若同二同三品其為相則均也而為同平章事乃資歷之最淺者自天寶之亂多以資淺者為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穀以儒學見重於太祖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設幾於宰相之屬至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同宰相仍給班為一其後為相者漸多而參政之權漸輕不得有所可否矣

石林詩話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廨雖宰相執政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稽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建

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為四位俗謂之八位裕陵幸尚書省廻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侍郎文裕以詩慶宰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閣按野客叢談三公黃閤前史無其義按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啟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閤以示嫌蓋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牋拜黃閤將有日是也勢連東鳳闕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闕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門崇寧末蔡魯公罷相始賜第於梁門外大觀初再入因不復遷府居自是相繼何丞相伯通鄭丞相達夫與今王丞相 將明皆賜第援魯公例皆於私第治事而二府往往 多虛位或為書局官

指射以置局與元豐本意稍異

元豐既行官制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拜於階下宰相答拜於阼階上時王禹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即尚書省行之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董正治官不得不正其分於始此國體非為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致仕居吳以詩賀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看集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間之句時最為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皆不復再講此禮信不可常行也

舊中書南廳壁間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尺竿頭裊裊身足騰跟掛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抱甕區區亦未貧當時固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一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遲留誦詩久之亦未能無意也荆公他日復題詩於後云賜也能言未識真誤將心許漢陰人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此身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

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戰文場援趙旗便調金鼎佐
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黄髪初聞喜可知跂勑按前
人到少築沙隄上馬歸遲立班始得遥相見親洽争
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
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今王丞相將明霍侍郎端
友牓南省奏名時知舉四人安樞密處厚劉尚書彦
修與今鄧樞密子常范右丞謙叔吾亦忝點檢試卷
官鄧范不惟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
則仁裕所不及也
聞見雜録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㪫上太祖即位之明

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
密遣中使撤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
筆録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
從容賜茶而退其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
並熟狀擬定進入上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
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歴五代不改其制抑古
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宫師溥魏相
仁浦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舊臣
且憚太祖英睿乃請具劄子面取進止退各疏其事
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焉從之自是奏御寖多

或至旰昃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今遂為定式自魯公始

鶴林玉露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於通衢李文靖為相同年馬亮曰外議以公為無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實無補萬一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此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狥所陳施行一事則所傷多矣

退朝録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帯館職洪（正字犯宣祖廟諱）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殿

大學士以此為次第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馬集賢次相領焉三館職惟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文為重自次相遷首相乃得之趙令初拜止獨相領集賢殿大學士續兼修國史久之方遷昭文館薛文惠與沈恭惠並相薛自參政領監修拜相仍舊而沈領集賢畢文簡與寇忠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賢王太尉獨相亦止領集賢近時王章惠龐莊敏初拜及獨相悉兼昭文修史二職非舊制也

宰相三入者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兩入呂文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

皆三入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參政甎位在宰相之後至道中寇萊公為參知政事復與宰臣輪日知印正衙押班其甎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書勅齊衘衘衘並馬宰相使相上事并有公事並升都堂及萊公罷遂詔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參政止得輪祠祭行香正衙甎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並與宰臣同升都堂如宰臣使相上事即不得升開寶六年六月勅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臣趙普同議公事是月又勅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後宜

令宰臣趙普與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輪知既而

復有釐革

國朝宰相趙令盧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寇萊公四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參知政事蘇侍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國初范魯公王祁公魏僕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參知政事自是二相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又至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東都事略　神宗元豐五年六月丙辰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

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省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而議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制

張士遜上章請老就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始也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餘號退傅

朝野雜記　丞相秦官也自漢末改為大司徒歷代不能正國初循唐制以三公至列曹侍郎同平章事為宰相首相帶昭文館大學士亞相帶監修國史末相帶集賢殿大學士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

尚書二令虛而不除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為兩相然中書擬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矣元祐初司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省事事自紹聖以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蔡京以太師總領三省號公相乃廢尚書令改侍中中書令為左輔右弼亦虛而不除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何文縝將拜相夜夢人持弓矢射中其僕乃先乞復太少宰為僕射吳正仲當制

請更為丞相不從建炎三年呂元直初相議者請併三省為一於是元直觧中書侍郎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道八年孝宗稽古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去侍中兩令之名遂為定制云

平章軍國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非他相比也王文正呂文靖所平章重事之日不可得而考文潞公所謂重事則大典禮大刑政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帥臣以上乃與聞之比呂申公去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關第省常程細務而已

國朝宰相自建隆至嘉泰凡一百有二人蓋自建隆

元年至元祐五年二百三十年凡五十人自元祐五年至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兩倍於前矣自紹興七年至今嘉泰二年六十六年其間宰相或席不暇煖而纔二十有四人蓋秦檜獨相十八年故也

朝野類要　宰相入堂前有朱衣乘騎對引若無常朝之日則入府第入堂治事謂之宅引入堂

容齋隨筆　國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居位及罷去多有改他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也天

禧以前惟趙普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遷秩天聖而
後恩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容齋三筆　太祖登基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
相二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事之名
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古是為一相三
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倫為相盧多遜參政太宗
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無一參自後頗以
二相二參為率至和二年文彥博為昭文相劉沆為
史館相富弼為集賢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三年
呂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侍郎

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户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
未之有也
容齋五筆　嘉祐中富韓公為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
孝肅為中丞胡翼之在太學皆極天下之望士大夫
相與語曰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學士包老真中
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歐陽公之子發渠等
叙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言
麈史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僦屋熈寧間撤南北作坊
起東西二府八位
韓魏公為相日曾魯公為亞相趙閱道歐陽永叔為

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文學則曰問西廳大事則自與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

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隄新築馬行遲之句裴武之遺變而晉公獨以馬逸得免至五代則乘檐子矣莊宗聞呵聲問之乃宰相檐子入內也本朝近年惟潞國文公落致仕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司馬溫公始為門下侍郎尋卧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

國初史館王丞相溥作相日在具慶下安厚卿為樞

密日亦然蓋繼母也

歸田録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俱在人以為榮今富丞相弼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䘏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宴百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宴此事亦前世未有

談圃　真宗一日晡時宣兩府於崇政殿衆疑今日別無奏事少頃乃賜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閣子令易衫帽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為樂左右

列宮人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上以二人賜之及罷又賜香藥皆珍寶也宮人解紅銷金項帕繫於袖中拜賜而出

後山談叢　國朝宰相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皆三入王旦為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曾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盧多遜李沆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硯岡筆志　本朝宰臣從容進退享有高壽者太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師趙公槩皆壽至八十六陳文惠公堯佐八十二富韓公弼八十一杜祁公衍八

十李文定公廸七十七罷潁公籍七十六文潞公彥
博雖九十二而晚節不終士論惜之

宋史　張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
福壽世罕其比

秘笈新書　國朝三公之官尤重太師趙韓王以勳文
潞公以舊方得之自此曠年不拜

編年錄　本朝韓呂氏皆以相業世其家公著相哲宗
謚曰正獻從祖蒙正相太宗謚曰文穆父夷簡相仁
宗謚曰文靖一族之中為宰相者三人而公著父子
又皆以三公平章軍國夷簡尤器公著曰他日必至

公輔然夷簡善任智而公著則持正以成天下之務賢於父遠矣

治平二年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與門下省對移且門下中書與尚書號三省其長官皆宰相之任莫有高焉者也今乃左省在西右省在東此不可不易也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為東西臺此又明不可不易也從之

長編　康定元年詔中書別置廳與樞密議邊事遂置廳於樞密院之南

名臣言行錄　歐陽公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

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

資治通鑑　元祐二年呂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閒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

政和六年詔蔡京改都堂爲公相廳命京總治三省正公相位

漫笑録　元豐中王岐公珪位宰相王和父安禮尹京上眷甚渥行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

豈由術者之言他日繼當次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
禮果拜右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
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聖宋掇遺　文富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請宰相
居第百官不得間見范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開之
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
仇池筆記　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
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
諸公應須簡要道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
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

種竹開窓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窓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窓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

書史　三省銀印其篆文皆反戾故用來無一宰相不被罪雖没猶貶中書仍屢絶省公卿名完則朝廷安也

揮塵前録　本朝狀元登庸者吕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石揚休詩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王文安覽之不悅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至鼎席

揮麈錄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忠獻曾宣靖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秦師垣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方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少傅再拜右揆本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呂文靖張鄧公文潞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本朝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韓康公章子厚近年陳魯公亦曠典也

國老閒談　魯宗道為執政嘗一小室辟畫山水退朝獨坐謂之退思巖雖妻子不許入

龜山語録　王魏公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王魏公遺事　中書嘗有事關密院違詔格寇萊公在樞府特以聞上以責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格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

可談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

司元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之使相三公正真相之任呼公相尚書省令廳爲公相廳蔡京首以太師爲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公父子入侍曲宴按朝野類要有旨內苑留臣下賜宴謂之曲宴與大宴不同之義也上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人主主人翁際遇之盛如此

宰相禮絕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則坐選人立白事見於私第選人亦坐蓋客禮也惟兩制以上點茶湯入腳牀子寒月有火爐暑月有扇謂之事事有庶官只點茶謂之事事無

青瑣高議　本朝丞相呂公蒙正丞相夷簡一門二丞相居政地二十年鈞陶群品運斡元化四國畏服天下以和終始一節玉立無玷曳青紫者盈門丞相賈黄中丞相昌朝一門二相公在鈞軸自廢條舉卿士大夫各安其職天下稱爲賢相美哉

玉壺清話　徽宗内侍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指以故得幸爲太傅封涇國公蔡京與貫内外相倚人稱京爲公相貫爲媪相

宋稗類鈔　太祖親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上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因移石他處後

寖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為人竊去云

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政一日印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曰不須啟封今日不用印復携歸私第翼日入省秤之如常日啟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曰是必省吏有私用者偶倉卒未及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皇耳

尚友錄　熙寧中蘇頌贈梁燾石硯曰留為異日玉堂之用後頌拜相燾在翰林草制用此硯也

堯山堂偶雋　張天覺商英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所御扇焉

函史　王珪自執政至爲相十六年諛悅固位無匡救時目爲三旨宰相以上殿進呈云取聖旨帝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六硯齋二筆　丁謂既導上以神仙之事爲玉清昭應宮使又自謂化鶴之裔喜言仙鶴事時稱爲鶴相

震澤長語　宋初承五代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本

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言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官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不以勲階爵邑爲輕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元豐閒始以唐六典而定官制

按宋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呂正獻公著與父文靖夷簡居其二而文忠烈彥博王文正旦父子入相者二家韓文定忠彥與父忠獻琦及文靖父子也身爲宰相壽考秉宰再見其子入政府者惟曾宣靖公亮一人而已

汴東京考卷之五

嘉興石匏周　城緝

三省

門下省

按門下省初在嚴祇門外學士院北明道元年改爲諫院而徙舊省於右掖門西掌受天下之成事審命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寶印凡中書省畫黃録黃樞密院録白畫旨則留爲底及尚書省六曹所上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凡文書自内降者著之籍章奏至則受而通進俟頒降分送所隸官司宋初循舊制以中

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之職復用兩制官一員判門下省事官制行始釐正焉

雲谷雜記 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

朝野類要 三省者門下中書尚書省也中書擬定門下進畫尚書奉行紹興十五年中書門下併而爲一謂之制勅院

南遊記舊 中書門下班分東西向謂之蛾眉班自王溥始王溥罷相歸班 按研北雜志唐制兩省官對立謂之蛾眉班

名臣言行錄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為取旨之地

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呂公著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乞事于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爲令

石林燕語　本朝沿襲唐制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省者但受成事行之耳官制行始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爲宰相則侍中中書尚書令是也既久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互相兼矣然左右僕射既爲宰

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右僕射又為之長則出令之職事既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預聞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既以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有給事中封駁而已未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成虛文也

燕翼詒謀録　唐朝職掌因五季之亂遂至錯亂或廢而不舉給事中掌封駁不可一日無國朝淳化四年太宗推考廢職始於唐末乃命魏庠柴成務同知給

事中未幾隷銀臺通進司爲封駁司真宗咸平四年七月知封駁司陳恕乞鑄印命取門下印用之因改其名爲門下封駁司

尚書省

按文獻通考五代時尚書都省在興國坊令梁太祖舊第太平興國中從於利仁坊孟昶舊第頗爲宏麗中設都堂左右司左右丞郎中員外郎廳東西廊分設尚書侍郎廳事二郎中員外廳事六掌施行判命舉省内綱紀程式受付六曹文書聽内外辭訴奏御史失職𢿱百官府之治以昭廢置賞罰曰吏部曰户部曰禮部曰兵

部曰刑部曰工部皆隸焉凡天下之務六曹所不能與奪者總而決之

可談　三省俱在禁中元豐間移尚書省於大內西切近西角樓人呼爲新省崇寧間又移於大內西南其地遂號舊省以建左右班直或云舊省不利宰相自創省至蔡確王珪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蘇頌章惇曾布更九相惟子容居位日淺亦謫罷餘不以存沒或投竄廣南或貶削散官

甲申雜記　陳刑部縝公密云嘗與元豐官制局初畫尚書省圖局官與宋用臣凡三進皆不稱旨其後御

筆親制一圖出元豐尚書省是也既成帝親幸遍覽悉如初制詔有敢易一門一窓以違制論舉省皆遷官

寓簡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尚書侍郎以降各分省户皆命翰林待詔書門官一篇於廳壁蘇子容謝表云二朝漢省巳叨過輦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石林燕語　元豐既新官制建尚書省於外而中書門下省樞密學士院設於禁中規模極雄麗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紙糊尚書省及六曹皆書周官兩省

及後省樞密學士院皆郭熙一手畫中間甚有傑然可觀者而學士院畫春江曉景爲尤工後兩省除官未嘗足多有空閒處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竊毀盜取徐擇之爲給事中時有竊其半屏者欲付有司會竊處有刀痕議者以禁廷經由株連所及者多遂止然因是毀者浸多亦可惜也

筆談　國朝沿唐故事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為三省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元豐官制行皆如故獨改平章事為尚書左右僕射

珩璜新論　尚書與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

聲誤矣

朝野類要　尚書省樞密院屬官於入局日分持所議
事上都堂稟白宰執施而行之謂之過堂
三歲大禮干預行事官皆質明赴尚書省受誓戒然
後致齋

編年録　元豐五年十二月上稽古董正治官既復尚
書二十四司職事創建新省其規模區處詳密曲折
皆出旨裁定壯麗雄盛近世未有也又以舊中書東
西廳爲門下中書省都臺爲三省都堂徙建樞密院
於中書省之西以故樞密宣徽學士院地爲中書門

下後省列左右常侍至正言廳事直兩省之後都承旨司直樞密院之後由是三省樞密院位置官儀煥然一新矣

元豐五年詔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書省檢具條例上中書省中書門下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劄行下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爲令又詔尚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職官制行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其職而政柄並歸中書

拜罷錄　初神廟正百官名以三省爲政事紀綱之地

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宣和七年復於尚書置令詔曰政和初建議者以爲尚書令僕之名易之公相几三省之務悉總治之後復以公相廳爲都廳而領三省則未之革使神考垂裕不刊之典奪於權臣自營之私自今並依元豐成憲

退朝録　尚書省舊制尚書侍郎郎官不得著靴鞾按炙轂子録靸鞵三代皆以皮爲之禮云單底曰履重底曰舄朝祭之服也始皇二年遂以蒲爲之名曰靸鞵過都堂門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選限内不朝令審官東西院三班院皆預内朝而流内銓止趨五日起居疑循舊例也

愧郯録　祖宗朝造命之地本曰中書門下制勅院在焉自元豐分三省中書取旨門下省審尚書奉行而其職始分故熙寧以前士大夫所被受賞帖多是中書省劄子而官制後始歸之尚書非沿襲之誤也今世爲尚書者尚字皆從平聲都省之名亦然珂嘗竊疑其義有所未解考之宋書百官志而後知其訛志之言曰尚書古官也舜攝帝位命龍作納言即其任也周官司會鄭康成云若今尚書矣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

已有尚衣尚冠之屬矣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然則尚書之稱尚書從去聲而非平聲亦既明甚第鄭康成注周禮司會曰司會周官之長若今尚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常雖有此据了不知其義之所由取此殆今世襲稱之始也徽宗朝復殿中省有六尚令內省品秩猶有尚官等稱謂益無可疑云

輟耕錄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訛其音者有矣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尚書秦官也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食尚醫尚衣尚冠尚浴尚席之

尚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訛為辰羊反陸德明亦音平聲韻書遂兩收之僕射亦秦官僕猶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反關中人訛為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却收在寅射反下愚意並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今人但見讀尚書之尚作時亮反僕射之射作神夜反便非哂之不究其義故也

委巷叢談　元豐間罷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絶異京師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户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襪袴刑都比門

總是寃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

湧幢小品　靖康元年尚書省火延及各署折省中石碑擲火中遂息隆慶元年南城縣治火僉事張祉往視亟令人搜石碑入火中亦頓息張蓋熟宋事投而試之果驗豈氣有所制石火亦不免抑事之偶值者耶

官治

樞密院

按樞密院在闕門之西南中書省之北稱西府焉與中書省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東府掌文事參政佐之

西府掌武事副使佐之印有東院西院之文而共為一院但行東院印元豐改官制從建於中書省之西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付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遂止然以密院聯職輔弼并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罷職事亦多所釐正細務分隸六曹專以邊機軍政為職而契丹國信民兵牧馬猶總領焉

中興會要　樞密使國朝首命趙韓王普為之與中書號稱二府禮遇無間每朝奏事先後上言兩不相知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用分宰相之權

新舊官制論　樞密院承五代之制有使副使太宗朝命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淳化三年以張遜知院事寇準溫仲舒同知院事治平中郭逵以檢校太保同簽書院事故樞密有使副使知院同知院簽書院員額與中書號爲二府

石林燕語　樞密使唐書五代史皆不載其創始之因蓋在唐本宦者之職唐中世後宦人使名如是者多殆不可勝記本不繫職官重輕而五代時因唐舊名益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詳考據馮鑑續事始云代宗永泰中以中人董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

樞密院旣專總兵柄宰相非兼領殆不復預聞慶曆初元昊用兵富公爲諫官乃請宰相如故事兼院事時呂文靖爲相不欲兼富公爭之力遂兼樞密使自是相繼爲相者初授除皆带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參知政事相始不带兼使於是皇祐初宋莒公龎頴公相皆不兼蓋元昊已納欵故也

本朝樞密院官旣備學士之職浸廢然猶會食樞密院每文德殿視朝則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與學士皆爲職名爲直學士之冠不隷樞密院升殿侍立爲樞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書補外除龍

圖閣學士戶部以下五曹則除樞密直學士相呼謂之密學

西溪叢語　官制以在內官不當有使名盡略之無樞密使只云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舊制樞密使獨班同知院弁參政用拜命先後為立班之序

老學菴筆記　祖宗時有知樞密院及同知簽署之類治平後避諱改曰簽書

文獻通考　宋興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稱二府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景德四年中書命祕書丞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命之掌

內香藥庫兩府不相知宜勅各下乃詔自今中書所
行事關軍機及內職者報樞密院樞密院所行關民
政及京朝官者報中書是樞密院得以預除授之事
也又是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王欽
若陳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是樞密院可
以預文史之事也至慶曆以後始以宰相兼樞密使
及元豐官制行欲各正其名遂不復兼乃詔釐其事
大小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
院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簽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
密院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先同對樞

密退待於殿廬三省始留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

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定制

歸田錄　國朝之制大宴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旣

而退就御廚賜食與閤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

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内諸司使副

班於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於門上故朝

中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内臣

為之故嘗與内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

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

之後其權漸盛至本朝遂號為兩府事權進用祿賜

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朝侍宴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輔弼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編年錄　國朝執政以樞密使並位宰相恩禮悉同其次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同知簽書樞密院事其名雖多要之均為一等執政官惟知院為長恩數差別武臣擢預政事只除同簽書耳至元豐五年肇新官制乃專立知院同知院遂廢使副之名

熙寧二年四月甲辰上令中書樞密院開門通天章閣蓋欲與兩府坐而論道也

家塾廣記　郭崇韜安重誨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由中書直行下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勑小事則發頭子擬堂帖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頭子

常事密院自行至涉邊事則三省聚議謂之開南廳

退朝錄　本朝置樞密使副或置知院同知院然使與知院不並置熙寧元年文潞公呂宣徽為使而潤州陳丞相自越州召為知院前一歲陳丞相為副使位在呂公之上故也

文原自使相除樞相罷節而還舊官景祐元年王沂公自使相帶檢校官復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

密使慶曆七年夏鄭公自使相入樞仍帶節度使非
舊制也
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乾興元
年錢文僖以兵部尚書為樞密使不帶檢校官有司
之失也
景德四年六月勑臣僚自外到闕及在京主執如有
公事並日逐於巳時以前中書密院聚廳相見其後
復分廳見客慶曆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燕翼詒謀錄　樞密使拜罷與宰臣恩數等皇祐五年
高若訥為樞密使執政時仁宗惡其奸邪特令舍人

草詞罷之以示貶黜其後悉以前宰相為之皆帶平章事罷政宣麻如故而自執政拜使者罷政不復宣麻踵若訥故事也

韓魏公別錄　慶曆中公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三人相善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夢溪筆談　舊制中書省樞密院三司使印並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為之塗金餘皆鑄銅而已

續聞見近錄　馮當世為樞密使三司火神宗御右掖

門視之頒近璫曰急促馬步司就近差兩指揮兵士
救之當世奏曰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內臣傳
宣發兵此事不可啟上深然之即於榻前出宣付近
璫而去時論以為得體
名臣言行録　太平興國八年王顯充樞密使上召謂
曰卿代非儒門必寡學問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機固
無暇博覽群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之曰讀此則
可免面墻矣
揮麈録　慶曆二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言邊事係國
安危初范質王溥以宰相兼參知樞密事今兵興宜

令宰相兼領仁宗然之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呂許

公時為首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

時諫官亦論中書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兼判或

曰二府體均判字太重於是復改兼樞密使

神宗朝詔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以都承旨張誠一

提舉誠一武臣也乞差編修官二員詔以王正仲胡

完夫為館職令兼之既久忽御批提舉改作管幹詰

朝執政啟上所以上云已差館職編修豈可令武臣

提舉而樞密院編修官創自此也樞密院舊皆武臣

如都承旨亦用武臣熙寧中王荊公怒李評罷去命

曾令綽為都承旨是始更用文臣矣

塵史　舊制凡入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一員樞相王公德用自圍田復召入長宥密有干薦館職者王曰以君進士登科所薦應合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閱書若忝薦則色吽矣世以為知言蓋令人以事理不相當為色吽也

容齋隨筆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為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於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為樞密明道中

王沂公自故相召為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為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

容齋三筆　舊制樞密有使則置副使有知院則置同知院及王繼英為使馮拯陳堯叟乃改簽書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簽書及王陳為使知節遷副使其後知節知院則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上以陳升之三至兩府欲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事於是知院與副使並置矣

容齋四筆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為之與他使均稱內諸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按實錄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國忌行香惟樞密使副依內諸司例不赴恐有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茲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司久矣隆興以來定朝臣四參之儀自宰臣至於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宋稗類鈔　陳文忠堯叟為樞密一日薄暮忽中人宣召引入禁中到一小殿先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惟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鎬時尚為館職良久乘輿出晏具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如常人賓主之禮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曰本為太平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晏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罷之上語笑極歡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諸臣之

前皆大珠也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與卿等
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堯叟等
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
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

真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堯叟為東京留守馬知節為
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晏出宮人
為侍真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盡去
戴者召近御座上親取頭上一朵為陳簪之陳跪受
拜舞謝晏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墜地陳急呼從
者拾來此官家所賜不可棄置懷袖中馬乃戲曰今

日之晏本為大內都巡檢使陳曰若為大內都巡檢使上何不親為太尉戴花耶二公各大笑衆人皆以為榮